

## 喇嘛湾与老牛湾

赵雄健

将近 40 年前，我到乌兰察布日报社当编辑，第一次出差，就是去清水河县喇嘛湾，县名叫清水河乃历史遗存，实际上那时对岸布其的黄沙，已无可阻挡地随风刮过来，形成一片接一片的荒漠，至于河里的水早就不清了。

相隔不远，有座那时使用了 10 年的黄河大桥，是自大同往塞上运煤的交通要道。卡车司机会有此地稍作休息，吃顿饭。

恐怕很少有记者来这个偏远的地方，见我们在黄河边晃悠，当地人多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。

至于到底为了什么报道任务去的，已不记得。

那座大桥上世纪末因为修万家寨水库拆了，或者是由于鄂尔多斯发现了质量更好的煤矿，储量大，开采速度又快，这条本来拥挤的通道难免渐趋冷清。

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县城里的众多窑洞，有石窑也有土窑，目光所及处没有植被的山坡上，一座又一座，绵延而去，即便两地相隔不远，彼此看得到，喊一声也能听见，下山再上山碰个面却非易事。

那时并不知道，喇嘛湾的黄河渡口，古名君子津，据《水经注·河水》记载：皇魏桓帝十一年，西幸榆中，东行代地。洛阳大贾资金货随帝后行，夜迷失道，往投津长，曰子封，送之渡河。贾人卒死，津长埋之。其子寻求父丧，发冢举尸，资囊一无所损。其子悉以金与之，津长不受。事闻于帝，帝曰：君子之。即名其津为君子津。

如此品行高尚的小吏，恐怕自古不多，这才令桓帝惊讶与赞叹。

此行奔老牛湾而来，无非名气更大，据说是黄河与长城唯一的交集与平行处。修在黄河支流杨家川岸边山坡上的长城，与别处一样蜿蜒而行，从高处看下去，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气势，就像一条矮矮的土坎伏在那儿。

等下到岸边，城墙隐于山后看不见了，河底的土地呈龟裂状，杨家川几近千涸，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注入水量不大的黄河，据说是上游水库把水都截了，打算过几天再放下来。人类对自然的管控也和社会生活本身一样。

见到这般模样，尽管出乎意料，但谁又能说不是一种运气？看它赤裸的身躯，叫人震撼。这是千百年来哺育了我们的母亲河啊。

从前的黄河是多么纵情任性的一条河，目标伟大而如一，行进中百折千绕。就像眼前，在两岸绝壁间来回冲刷，形成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湾，又堆积出一块又一块小小的绿洲。

我们踩着有些松软的泥巴下到河底中央，看周遭四方别有一种味道，太阳渐渐沉到对面山崖后去了，自己的身子慢慢落在阴影里，心想：再多看一眼这不易得见、也许再也见不到了的风光吧。

然后，顺着原路返回高处，走至一半，回头见农人仍在夕光下收割，那么瘦小，时而低头挥镰，时而挺起身子，看上去就像历史渐渐远去的影子。

村中有不少旧居，其中一家是从前秀才的老宅，用片石作原料盖起的窑洞虽已残破不堪，塞满有用无用之物，但派头仍有，建筑构件门当、户对皆在，老人姓李，是那位秀才的后裔，腿坏了，费力地拄着拐杖出门迎客。平时一人独居难免寂寞，和来人说说话也好吧。

一位做旅游业的小哥陪着我们，他喜欢探究世界，说起几十年前未及亲临之事，多少有些神往，只是历史在他眼中，与我们这些当事人的感觉与记忆竟如此不同。一时也没法说服他，甚至无意这样做。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，新的循环正在发生。那就让它像黄河在这里的沟沟湾湾中一样转悠吧，终究要冲出去的，千难万难也会归海。

我去过黄河入海口，一片看上去依然有点儿荒凉却平静的土地。那是它的未来，至于历经千万里冲撞的河水，汇入大海后，还分得清哪一滴来自哪里吗？

都在清水河县境内的喇嘛湾与老牛湾，相距并不很远，从前两地之间河道险恶，一般过路船只无法凭自己的能力通过，得在前者请当地的船民帮忙撑舵。

此刻无法体会这样的情境了，眼见为实，而目光所及处的水面波平浪静，近旁甚至没有水面，哦，黄河！

但周围整体自然环境确实变好了，远远近近都有了绿色，就连对岸的库布其也是这样。


 微小说

### 鲍老

侯德云

一大早，我被手机铃声捅醒，迷迷糊糊接了。等我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鲍老，赶紧做热情状。

鲍老 20 年前就退休了，我几乎把他给忘了，没想到他还记得我。

鲍老比我更热情，一句一句把我全家都问到了，之后，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，支吾了片刻才说，那什么，你知不知道李光辉的手机号呀？

原来这才是鲍老的正题。我说，知道啊，鲍老，我给您查，查完告诉您，您把电话挂了吧。

我放下手机一看，嗨，才 5 点刚过。

很快就查到了。我把李光辉的手机号写在一张小纸片上，然后给鲍老回电话。

我对数字天生缺乏敏感度，电话号码之类，永远别想看一眼就记住。

我给鲍老回电话，听见手机里说：“该用户已将手机设定为来电提醒模式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什么时候能跟鲍老通上话，没个准数。

我给鲍老发了一条短信息，倒头又睡。我平常都是七点后才起床的。

鲍老再无任何动静。

这是 7 天前的事。谁知道了 3 天，还是一大早，鲍老又打来电话。鲍老说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说，在家啊。鲍老说，我去看看你好不好？
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哼哼哈哈地打岔，说那什么，我怎么敢劳您大驾来看我呀，改日我去看您哈，再说……

再说的意思是，这才几点啊，您真要上门，我会傻掉的，整整一天都会傻掉，但这想法只在脑子里溜达了一下，没敢说出口。

打了几声哈哈之后，我转入正题，鲍老，有事您尽管说，我能办的指定去办。

鲍老又有哪儿不好意思，连嗓门都降了下来，说，我就是想问问李光辉的手机号。

我赶紧说，鲍老，我给您发过短信息了呀。

鲍老说，短信息？我不会看短信息啊。

我的天，这扯不扯。我赶紧下床，寻找那张写了手机号的纸片，却没找到。

鉴于上回的教训，我说，鲍老，我再给您查，一分钟 后，您给我打电话。

鲍老说，几分钟？我说，一分钟。几分钟？一分钟。

如此往来 7 个回合，我濒临绝望，改口说，两分钟。

鲍老说，好的，两分钟。

这回很顺利，两分钟后，也可能是 3 分钟后，我把李光辉的手机号告诉了鲍老。



除夕夜，家家户户都放鞭，主要集中在午夜前后放。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嘛，喜庆喜庆，老祖宗的传统，咱不能忘是不是？

鲍老放鞭，别有一番情趣。起初，他放的是两毛钱一百响的小红鞭，后来改成一千响的大地红。都不是一次性放完。谁家都没放，他先放，噼啪噼啪噼啪，放了前半截。后半夜，等所有人都放完了，他把后半截拿出去，噼啪噼啪噼啪，再放一通。

鲍老说，这样显得咱家放得多啊。

我当时以为鲍老说的是实话。现在却不这样想了。很有可能鲍老只是随口说说，逗我们玩儿。

两年前，鲍老为离世的老伴儿写了一篇长长的怀念文章，加上儿女写的三篇短文和全家人的几十张照片，自费印成一本书。

鲍老坐到老伴儿坟前，抚着书的封面，哭了很久。那天是他老伴儿的一周年忌日。

昨天岳父岳母到我家做客，饭桌上不知怎么谈起鲍老。我这才知道，为了打听李光辉的手机号，鲍老费了老大的劲儿，先找到我岳父，再找到我岳母，又找到我夫人，最后想到我。

那么着急找李光辉干吗？岳母说，鲍老的外孙女，三十大几了还单着，听说李光辉的儿子也没成家，他想撮合一下。

噢，是这样。

岳母说，其实两人几年前谈过一回，互相看着不顺眼，黄了。

我说这扯不扯，几年前看着不顺眼，现在就能顺眼？

岳母很严肃地说，那可说不定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万一现在顺眼了呢。

## 大雪从山顶落下 (组诗)

大 梁

去爬山的想法  
特别强烈  
好像一直怕错过什么  
又装作全不在意  
山不高，也不险峻  
我知道能爬上去  
还知道我  
一旦爬到山顶  
终究还会一个人  
硬着心走下来

### 大雪从山顶落下

如同一棵大树的银树叶  
从山顶飘下来  
这一瞬像幻觉

空气不一样了，仿佛是因胸腔的起伏  
但嘈杂中  
唯独听不到雪落的响动

山太大，空旷中的风像一头久困的什么  
我一时不太好看容它就像雪不好形容自己  
究竟像不像银树叶

以及  
是否落对了地方

### 以后

如果久坐  
在风中，在石上  
黄昏还是来了，我对黄昏的执拗  
超出晃动的风  
当阴影覆过来，林间四处漏风  
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 
就闭目，垂头，什么都不再看

而黄昏还在继续  
以至在睡眠中做梦  
那是多年前的事  
那时，我总是猜测  
现在的情景  
现在，我却总缅怀当初  
但不再预测今后  
风何时徐  
我已不太在意

### 山里的集市

毛驴驮着箩筐  
在半遮半掩的晨曦中

古，袅袅不散。据说苏格拉底临死之前，还在专心研习乐谱，有人对此不解，他却说你不懂的东西，任何时候弄通了，都是学习的过程。

可见品质来自热爱，成于坚持，通于达观和信仰。

《一代宗师》留下几句话，“见自己”“见天地”“见众生”。

其实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磨炼、洗礼和升华的见证。

“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”。对艺术真谛的崇尚和追求，内化到心里，就是创造性阅读的必修功课。

有一年，作家马原在上海拜访了翻译家汤水宽，跟这位资深翻译家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。汤永宽在访谈里面说过一系列有趣的话、深刻的话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两次时间给你的。说得好听点、哲学一点，塞纳河的河水不会两次流过巴黎。”

看到这诗一般的警句，让我想起他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卡夫卡的《城堡》，我浏览该书的大体印象是，卡夫卡就像一条流逝的河，带着时代和人性的泥沙，越走越远。可是在某个拐点，他笔下那些镌刻生命烙印的水，却又会在你的心头，迂回折返。换言之，关于“见天地”“见众生”。作品留下的影子和余韵，作为那个特定年代人类精神探索的标记，成为历史的回音，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学标本。

作家舒国治憧憬“距离遥远之后的美”，在我看来，这大概是另一种品评和余味。

现代人追求即时效应，干什么都需要当下回报。甚至就应该稍微超越一些的文学影响力而言，也搭乘上了获奖和排行榜的专列，似乎离纯粹的欣赏和阅读趣味越来越远。汗牛充栋的书籍出版，更是将品质和品性扔在了一边，这是文化过剩的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泛滥化症结的表现。

如今很怀念文学阅读“品有余味”的感觉和享受。书不在厚，作品也不在多，只要贴近了人的精神韵味和存在境界的底蕴和触感就好了。

读董桥、读迈克、读舒国治，就是有那种淡淡的文化余味与乡愁，在历史插叙之间、人情世故之里，茶余饭后略带闲情逸致的谈资中，让人发现、触摸到精神之美的丰盈、勃发与璀璨。

办公室的桌面上放着舒国治的《流浪集》，没事时就瞄上几眼，看那月白风清，关于走路、喝茶与睡觉的话题，闲闲散散的，飘飘荡荡的。人到中年，他还深情回味咀嚼着杰克·伦敦 18 岁时的好奇与热血，“我躺下来，以一张报纸做枕头。高在我上方的，是眨眼的星星，而当火车弯曲而行，这些星群便像在上上下下地画着弧形；望着它们，我睡着了。这天过去了——我生命所有天里的一天。明天又会是另外一天，而我依然年轻。”

沿着舒国治的思路，我们生命和精神的流浪曲折回环，似乎永无终点！



本版插画   胡文光

### 在梨树沟

是这样的，每天都是如此  
那只我不认识的，白肚羽毛  
棕红色脖颈的鸟  
最先将我唤醒  
啾啾的声音比含露的群峰翠

阳光还没有出来  
氤氲的薄雾散落在山间  
这时候，我什么也不想  
与那只鸟靠得越近  
越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  
山里人  
像一棵被勤快的雪水清洗过的  
干净的柞树

### 爬山

我简易的彩钢房周围  
四面邻山。夏天  
每一座都葱翠欲滴  
每天望见它们，我的心  
怦跳得厉害

雪后，我一闲下